

當時，段祺瑞想以他的得意門生，江蘇銅山人，日本士官學校畢業，年少氣盛，專擅跋扈的徐樹錚爲國務院秘書長。他請張國淦到黎元洪那邊去知會一聲。殊不料黎元洪對於徐樹錚的性格爲人，知之甚稔。早在五年五月八日，袁世凱取銷帝制，廢棄「政事堂」，恢復國務院而命段祺瑞二度組閣時，段祺瑞也曾請王士珍（北洋三傑之龍）上袁世凱跟前推薦過徐樹錚的。但當袁世凱一聽徐樹錚的名字，登時就抹下了臉，憤憤的說：

「真是太不像話了！軍人總理，軍人秘書長，這裏是東洋刀，那裏也是東洋刀！」
他不答應，祇讓徐樹錚當陸軍部次長。



府院之爭第一主角有「小孫」之稱的

所以，黎元洪回首往事，他也不敢領徐樹錚的教，他回答張國淦說：

「請你轉告總理，一萬件事我都肯依他。唯有徐樹錚當國務院秘書長這件事礙難照辦。」

但是黎元洪畢竟不是袁世凱，張國淦也非常淡泊名利，超然置身事外的王士珍可比。他知道這事的關鍵太大，就去拖了北洋元老，袁世凱的老朋友徐世昌出來。——黎元洪向來敬重徐世昌，因而徐世昌開門見山，十分坦率的告訴黎元洪說：

「你寧可不依從芝泉（段祺瑞的號）一萬件事，就祇這一件事你不能不依。」

黎元洪聽了便向徐世昌訴苦，他說：

「又錚（徐樹錚的號）那麼專橫跋扈，我確實是不敢領教。」

徐世昌却深沉的一笑，回答他道：

「你何乎怕又錚的跋扈呢？難道芝泉那份跋扈你還不知道嗎？再多一個跋扈的，也不見得會壞到那兒去吧？」

黎元洪迫於無奈，祇好領首應允。不過他也提了個緩衝條件：嗣後國務院秘書長因公到府，須與總統府秘書長一同覲見。

民國五年六月十三日，

黎段府院之爭第一回合宣告分曉。當然是段勝而黎敗，徐樹錚出任國務院秘書長的明令發表。

徐樹錚如願以償，當了國務院秘書長，他剛復自用，以爲長才得展，就要發揮他的胸中抱負，而視天下事易如反掌。他今日建一策，明日獻一議。照他自己後來的說法是：「轉任樞院，官書乃大空集，職司所羈，仰而入，盡亥或不得退。」段祺瑞也曾盛讚他說：

「襄辦國事，案無遺牘，公畢散職，法度謹嚴，不肯稍徇人意。」

段祺瑞對徐樹錚寵信有加，言聽計從，內外大事，乃至國家大計，方針政策，都由徐樹錚一言而定。國務總理和秘書長合作無間，如臂使指，本來無可厚非。徐樹錚之能够認真負責，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。不過，問題在於他太攬權，太跋扈，太囂張，太專擅。而且氣餒之盛，令人無法忍受。徐樹錚就職後不久，先就給黎元洪來上一次下馬威，不但不遵守事前的約定，遇事與總統府秘書長一同覲見。而且爲發表福建省三位廳長的任命，他親赴公府要黎元洪用印。黎元洪順便問問三員新廳長的出身和履歷，徐樹錚登時就老大不耐煩的說：

「大總統不必多問，請快點蓋印。我正忙呢？」

就是對一名典臺官，也不該如此倨傲無禮。難怪黎元洪順從的蓋好了印，等徐樹錚抱着公事一走，他便向他左右怒不可抑的說：

「我本來不要當總統，而他們也就公然目無總統了！」

正當黎元洪深感段徐欺人太甚，他那個北平大總統日子很難過的時候，無巧不巧，到了一位徐樹錚的尅星，與乎他自己的保鏢。原來，當段祺瑞第三度組閣，內定的教育總長，正是當時有「小孫」之名的孫洪伊。——孫洪伊字伯蘭，他是直隸天津的名門望族之後，早年曾參加同盟會，又和保皇黨蛻變而成的進步諸要人，往還密切聯絡頻繁。更重要的是北洋軍閥首腦，和他非親即故。他在北洋軍閥之中，有一言九鼎，運用裕如之勢。孫洪伊家產素富，遜清末年，曾以聯合請願縮短立憲時間而享大名。宣統元年膺任直隸諮議局議長。民國元年，又和湯化龍、林長民、張君勱等發起共和建設討論會於上海，並曾由他介紹梁啟超加入該會。民國元年當選眾議員，成為國會議員範圍派的領袖。四年袁世凱陰謀竊國，帝制自為，孫洪伊尤以中國議會第一座大砲的姿態，向袁世凱猛烈轟擊，並且連電駁斥老袁的帝制之說。他還發表過一篇情文並茂的「泣告北方同鄉父老書」，把袁世凱罵了個狗血噴頭。

孫洪伊勇鬪徐樹錚

孫洪伊堅決反對帝制，言論之外，又付之以實際行動。他曾奔走南北，說服黎元洪、馮國璋加入反抗行列。又曾協助起義雲南的唐繼堯聯絡京滬代表李宗黃，乘日本軍艦直入南京往謁馮國璋，使馮國璋決定了在帝制戰爭中按兵不動，坐看老袁倒臺的大計。所以在帝制戰爭中，孫洪伊勞苦功高，厥功甚偉。袁世凱死後他又力主恢復舊國會，和黎元洪以副總統正大位，一一宣告實

段祺瑞的內閣中不得位置他二席的

先，段祺瑞發表孫洪伊為教育總長，孫洪伊連於南方，拒不到任。五年七月十二日，孫洪伊萬般無奈的改任孫洪伊出主內政，他這才翩然抵達北京，就職視事。孫洪伊一到，黎元洪不禁長長的吁了一口氣，他的腰幹子自此硬起來了。

因為，別人都怕徐樹錚，唯獨孫洪伊，連徐樹錚的老師段祺瑞他也不怕。段祺瑞不過袁世凱手下的一員大將，那孫洪伊他是敢於單槍匹馬向袁世凱挑戰的。更何況，他此刻早是反帝制的主角，在他的背後，有國民黨、進步黨、國會、馮國璋所領導的直系軍閥、西南各省軍政當局，乃至於全國輿論堅強有力的支持。

孫洪伊聲勢顯赫，有恃無恐，此公一到北京，馬上便以抑強扶弱，打抱不平的姿態，昭明彰著的端出助黎抗段的架勢。他以內務總長有襄助總統參預庶政之責，每天都上總統府去，黎元洪會客，他就往黎大總統的旁邊一坐，高談闊論，旁若無人。同時他又對內務部大事整頓，把那些光拿錢不做事的冗員，大批大批的裁汰。徐樹錚一看此公來勢汹汹，苗頭不對，他立刻就在段祺瑞的跟前煽惑，他告訴段祺瑞說：

「孫伯蘭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。我們得好好兒的防着他點。」

段祺瑞深然其說，於是徐樹錚便暗中部署，亟謀拔去這個當前大敵，心腹之患。民國五年釀成巨大風潮的府院之爭，便由孫洪伊和徐樹錚之

間的短兵相接而揭幕。

孫徐交手的頭一個回合，是在七月間十二日孫洪伊第一次參加的國務會議席上，孫洪伊不動聲色，但却使徐樹錚當眾大坍其臺。當時，正值護國三軍總司令國民黨籍的李烈鈞在廣東率領滇軍，和前任廣東督軍龍濟光的濟軍發生衝突。照規定秘書長在內閣會議席上並無發言權，然而徐樹錚却一如往昔站起來侃侃而談，信口雌黃。他力主下令討伐李烈鈞，並電飭湖南、江西、福建、廣東四省會同剿辦。孫洪伊期期以為不可，他認為李龍之爭應由中央設法調解。兩個人唇槍舌劍，相持不下，唯有付諸表決。而這次表決其實是孫洪伊在顯示其實力，所謂的拿點顏色給段祺瑞，徐樹錚看看。果然表決的結果當場把徐樹錚氣炸，他的提議竟被多數票否定。這一回合孫洪伊大獲全勝，使段祺瑞、徐樹錚面面相覷，瞠目不知所措。

會後，徐樹錚越想越覺氣憤，他不甘面臨挫敗，決計悍然不顧一切；親自擬了一道討伐李烈鈞的命令，又施橫蠻手段，公然拿到總統府去逼黎元洪用印。黎元洪雖有「泥菩薩」的諺稱，可是當時他已有孫洪伊在為他撐腰，他不再駭怕徐樹錚了。對於徐樹錚既非法，又不合理的要求，當場峻予拒絕。徐樹錚破題兒第一遭在黎元洪跟前碰了大釘子，却是他還不死心，竟然用國務院的名義，電令閩贛兩省出兵。

這實貿然而下的一道電令，迅即給徐樹錚帶來了噩運，徐樹錚跟他老師段祺瑞一般的「氣令智昏」，他實在未能認清當時的國內大勢，由黎

「國務會議事前既無議事日程，事後又無議事紀錄。總理（段祺瑞）不見總統（黎元洪），但憑院秘書長（徐樹錚）往返其間。發一命令而總統不知其意，用一人而總統不知其來歷。總統偶詢一二語，院秘書長輒以現在實行內閣制，總統不必多開口為答。」

丁世嶧倒真是把北洋大總統之如同傀儡，和院秘書長徐樹錚之氣傲薰天，大權獨攬說得很清楚明白了。此所以，緊接下來他便提出他的改良革新主張。丁世嶧草擬了一個「府院辦事手續草案」。在這個草案裏，他建議大總統應該出席內閣會議，發表其意見，祇是——不得參加表決。此外，則大總統對國務院得「自由」行使其職權，如用人不同意，得拒絕蓋印。尤其，閣員應隨時向總統面商要政。國務會議前，須將議事日程呈報，會議後，須將議事紀錄呈閱。

段祺瑞藐視黎元洪

丁世嶧的這一個劃分府院權限方案公開提出以後，段祺瑞、徐樹錚一系人物立即大起恐慌。徐樹錚為謀全力抵制，命段祺瑞的黨羽製造謠言，於是路道相傳黎元洪居然也想步袁世凱的後塵，恢復總統集權制了。徐樹錚所製造的謠言傳到他老師段祺瑞的耳裏，直把段祺瑞氣得手足冰涼。因為，在段祺瑞的心目之中，黎元洪既非北洋人物，他根本就沒有當北政府大總統的資格。段祺瑞一向自視甚高，目空四海，他從不曾把黎元洪放在眼裏，尤其他常時說：

「去年，我就當過了統制官（師長）、總督、並且署理過湖廣總督。而我當總督的時候，黎宋卿（黎元洪的號）不過區區一名協統（旅長）而已。」

再則段祺瑞一輩子都在以「三造共和」（包括民國六年的收平張勳復辟之役）而自詡，他認為他對於建立中華民國的功勳，如「一造共和」之領銜發表北洋軍要通電，吓得遜請隆裕太后和宣統兒皇帝決定退位。與乎杯葛袁世凱的帝制運動，採取絕不贊成之消極抵抗態度；而在護國軍起，各省紛紛響應，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，他又「收拾殘局」，出而組閣，是為他自許的「再造共和」之功。凡此，比起那區區協統黎元洪，在武昌首義後被革命黨人從床底下拖出來，強而擔任當時引為笑談的「床下都督」，功勞不知要大過多少倍。尤其，自從黎元洪被段祺瑞綁票般的綁到了北京，袁世凱公然殺戮湖北的軍界首要，革命元勳，對黎元洪則加以軟禁。所以，段祺瑞更一直認為這位懦弱無能的黎副總統，祇不過是北洋軍人的政治俘虜而已。

就在袁世凱格於情勢，眼見他的洪憲稱帝大勢已去，迫不得已宣告取消帝制，以迄袁死黎繼之前，國內對於由誰繼任大總統的問題，還有兩派截然不同的意見。段祺瑞的左右，曾經趁此千載難逢之機，利用北洋第七師長張敬堯，和護國一軍總司令蔡松坡（錕），在瀘州戰事激烈，蔡松坡以軍火不繼，漸呈不支的危急狀態下，所簽訂的停戰條約，而在袁世凱取消帝制後不久，由

蔡松坡等護國一軍將領發表通電，擁段祺瑞繼袁世凱，當時也曾掀起軒然大波。後經唐繼堯通電駁斥，西南方面代蔡松坡登報否認，段祺瑞也因為不得東南（馮國璋）和西南（唐繼堯）的支持，以及國人，輿論的諒解，乃在徐世昌的力勸之餘，放棄了入主新華宮（北政府大總統府）的美夢，萬般無奈的順應輿情，民意，擁黎元洪以副總統繼任北洋大總統。因此，在他看來，黎元洪之登上了北洋大總統的寶座，還是他段某人的「一手提拔」。

此所以，當他草擬通電，擁黎元洪繼任的時候，段祺瑞還曾悻悻然的，在通電電文之中，用極端桀驁不馴的口氣，公然寫着：

「黎公優柔寡斷，羣小包圍。東海（指徐世昌）頗孚人望，但約法規定，大總統出缺時，應由副總統繼任。」

這一段驕橫已極的文字，倘若公開的發表出來，不但黎元洪的面子沒處可擺，而且必將成為騰笑中外的大笑話。當時，幸虧有北洋總統府秘書長張國淦，極力勸阻，他一再的陳說：

「既然要做這個人情，那就該一路人情做到底。何苦讓受你情的人，落個老大的不痛快。」

段祺瑞這才提起筆來，將以上的一段電文，全部刪掉。由這一件政壇內幕，可以想像段祺瑞從不會將黎元洪看在眼睛骨裏。因此，當徐樹錚的黨羽，大放流言，都說黎元洪要抄襲袁世凱的手法，改責任內閣制為總統集權制，把軍政大權，從自己的手裏一把抓去。段祺瑞真給氣得一佛

出世，二佛涅槃，他立刻就稱病請假，又度施出他當日對付老袁稱帝的手段：「你有本事，你去幹吧，大爺從此不管了。」

頭一回合有了分曉

段祺瑞請病假，一連請到民國五年八月二十六日。很顯然的，黎元洪得了孫洪伊的仗義勇爲，拔刀相助，又有丁世嶧運籌帷幄，潛心擊刺，他自己左右的那些基本幹部，也正因爲孫



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的黎元洪。

洪伊兩度鬧敗徐錚樹，正值士氣高昂，信心倍增。所以在這個雙方主帥正面交手的一個回合裏，黎元洪態度堅定，死守不退，段祺瑞還真拿他莫可奈何。八月二十六日之前，由府院雙方往返折衝，終告成立了北洋總統府與國務院之間，亦即北政府大總統和國務院總理的私人協定，雙方對於府院權限問題，定下了以下的五項原則：

一、國務會議舉行之前及其後，由國務總理分別向大總統呈報議事日程，及議事紀錄。

二、國務

會議舉行後，即公推國務員一人入府報告議決事項。

三、每星

期五，國務員齊集總統府會商政務，並舉行會餐。

四、大總

統對國務院議決各案，如認爲不合，得令總理及主管部屬員說明理由。如仍認爲不合時，得交由

國務院複議。

五、未經國務會議議決之命令，大總統得拒絕蓋印。

根據上述的協定，黎元洪幾乎已經取得對於國務會議議決案的否決權了。同時，但凡非經國務會議議決的命令，他還可以拒絕用印。這一點，尤爲箝制段祺瑞和徐錚樹專擅越權的無上利器。北洋大總統與國務總理正面对鋒的第一個回合，黎元洪卒告獲勝。

除此以外，還有徐錚樹對待黎元洪的盛氣凌人，驕橫無狀。段祺瑞也曾公開表示，願意加以約束。他先向徐錚樹下一道手諭：

「本院呈請大總統核檢閱文件，應責成該秘書長躬自遞呈，用印後實回。無論風雨黑夜，不得假手他人，以昭鄭重，而免差異。」

同時，他又呈報黎元洪，爲徐錚樹往前的傲慢，略作解解，並且提供保證：

「……逐日文件，均由徐錚樹躬遞。該員仗直自愛，不屑妄語。其於面對時，凡有聲明爲祺瑞之言者，祺瑞概負全責。」

民五的一次空前大政潮，自府院雙方成立協議，段祺瑞兩度發表聲明後，八月二十六日，段祺瑞銷假視事，一切恢復正常。從表面上看，似乎府院之爭業已順利解決，段徐讓步而黎元洪獲勝，應該可以告一段落了。然而，雙方的主角，如黎與段，孫與徐，正像一句北方俗話：「針尖對着了麥芒」，兩邊都是磨礪以須，當仁不讓，交過了一次手，好戲還在後頭呢。

(未完)